

第十三回 葛太古入川迎聖駕

詩曰：

塞下霜歸滿地黃，相思盡處已無腸。

好知一夜秦關夢，軟語商量到故鄉。

話說安慶緒同楊朝宗領了安祿山旨意，來到潼關外巡視，卻被郭子儀差先鋒僕固懷恩領驍卒五千，夜襲潼關，絕了安慶緒的歸路。慶緒、朝宗不敢交戰，只得引兵望東而來。卻往各鄉鎮打糧騷擾，攪得各處人民逃散，村落荒殘，是日，見一隊男女奔走，縱兵趕來，將明霞、妙香等一行衝散。妙香與碧秋自回靜室，明霞與衛姬隨著眾人望山谷中而逃。安慶緒大叫：「前面有好些婦女，你們快上前擒虜。」

眾軍兵喊一聲，正欲向前追趕，忽見孫孝哲一騎馬飛也似跑將來，叫道：「千歲爺爺停馬，小將有機密事來報知。」安慶緒忙回馬來，孝哲在馬上欠身道：「甲冑在身，且有事情急迫，恕小將不下馬行禮了。」安慶緒道：「你為什麼事這般慌張？」孫孝哲喝退軍士，低低道：「主上自從斬了雷海青之後，終日心神恍惚，常常見海青站在面前，要取眼睛，竟昏了。不想李豬兒在東京回來，備說郭子儀並無西攻之意，勸主上放心，且圖歡樂。主人聽了那廝的話，日夜酣飲，欲心無度。前夜三更時分，李豬兒在宮中乘主睡熟，將刀戳破肚腹，肝腸挖了出來，被他割了首級，賺開城門，投往郭子儀軍中去了。」

慶緒聽罷，大驚道：「有這等事，我們快快回去，保守長安。」孫孝哲道：「長安回去不得了。」慶緒道：「為何呢？」孝哲道：「李豬兒那廝殺了主上，倒蘸血大書壁上，寫著安慶緒遣李豬兒殺安祿山於此處」十四個大字。史思明只道真是千歲爺差來的，竟要點兵來與千歲爺廝殺。虧得尹子奇知是詭計，與他再三辨白，也還未信。如今尹子奇統領大兵離了長安，來保護千歲，差小將先來報知。」慶緒道：「既如此，等尹子奇來了，再做理會。」

不一時，尹子奇的兵馬趕到，只見尹子奇當先叫道：「千歲爺爺還不快走，唐兵隨後殺來了。」慶緒大驚道：「如今投何處去好？」子奇道：「史思明那廝假公濟私，頗有二心，長安是去不得了。聞得范陽尚未被李光弼攻破，彼處糧草尚多，可回范陽去罷。」慶緒道：「有理。」便同尹子奇、孫孝哲、楊朝宗領兵往北而走。

不上五十里，望見塵頭起處，唐朝郭子儀大兵漫山遍野，殺到軍中。太白旗上，掛著安祿山的首級，那軍兵一個個利刃大刀，長槍勁弩，勇不可擋。這些賊兵聽見郭子儀三字，頭腦已先疼痛，哪個還敢交鋒，一心只顧逃走，唐兵掩殺前去，安慶緒大敗，連夜奔回范陽去了。郭子儀收兵，轉來進取西京，直抵長安。

城內史思明聞報，暗自想道：「那郭子儀是惹他不得的，當我眾彼寡，倘然殺他不過，我如今孤軍在此，怎生抵敵，不如原去修好安慶緒，與他合兵，同回范陽，再圖後舉。」計較已定，便在宮中搜刮了許多金珠寶貝，玩好珍奇，並歌兒舞女，裝起車輛，吩咐軍士一齊出了玄武門，往北而去。郭子儀不去追趕思明，乘勢奪門而入，下令秋毫無犯，出榜安民，百姓安堵如故。子儀便紮營房，教軍士將府庫倉廩盡皆封鎖。又教放獄中淹禁囚徒。李豬兒道：「有范陽僉判葛太古，原任御史大夫，因安祿山造反，他罵賊不屈，被他們監禁。後來安慶緒又將他帶到長安，現在刑部獄中，節度公速放他出來相見。」郭子儀道：「不是公公說起，幾乎忘了這個忠臣。」一面著將官去請，一面教李豬兒到宮中點視，豬兒領命去了。

將官到獄裡去請葛太古來到營中，子儀接著敘禮坐定。太古道：「學生被陷囹圄，自分必死賊人之手，不期復見天日，皆節度公再造之恩也。」子儀道：「老先生砥柱中流，實為難得。目今大駕西狩都中，並沒一個唐家舊臣，學生又是武夫，不諳政務，凡事全仗老先生調護，老先生可權署原任御史職銜，不日學生題請實授便了。」說罷，吩咐軍士取冠帶過來，與葛太古換了。太古道：「節度公恢復神京，速當舉行大義，以慰臣民之望。」子儀道：「不知當舉行何事。」

太古道：「今聖上在靈武，上皇在成都，須急草奏章差人報捷，所宜行者一也。聖駕蒙塵，朝廷無主，當設上皇、聖上龍位在於乾元殿中，率領諸將朝賀，所宜行者二也。唐家九廟丘墟，先帝久已不安，我等當詣大廟祭謁，所宜行者三也。移檄附賊各郡，今歸正朔，所宜行者四也。賑濟難民，犒賞士卒，所宜行者五也。遣使迎請二聖還都，所宜行者六也。凡此六事，願明公急急舉行之。」子儀道：「承領大教。」連忙教幕賓寫起報捷奏章，差將官，連夜往成都、武靈二處去報了。

是晚，留太古在營中安歇，明早領了諸將，同入乾元殿，擺列龍亭香案朝賀。出朝，就到大廟中來，子儀、太古等進去。只見廟中通供著安祿山的祖宗，僭稱偽號的牌位。子儀大怒，親自拔劍，將牌位劈得粉碎，令人拿去，放在糞坑內。重新立起大唐太祖、太宗神主，庭外豎起長竿，將安祿山頭顱高高挑起，安排祭禮。子儀主爵，太古陪祭，諸將隨後行禮，萬民觀看，無不踴躍。

祭畢出廟，太古向子儀道：「學生久不歸私家，今日暫別節度公，回去拜慰了祖先，再到營中聽教。」子儀應允，太古乘馬逕回錦里坊舊居來，那十八個家人，也俱放出獄了，俱來隨著太古行到自己門著，見門也不封鎖，門牆東倒西歪，不成模樣。太古進去，先到家廟中拜了，然後到堂中坐定，叫家人去尋看家的毛老兒。家人四散，尋了半日方來。毛老兒叩頭稟道：「小的在此看家，不期被賊兵占住，把小的趕在外面居住，因此，不知老爺回來。」太古聽了，長歎一聲，拂衣進內，先至園中一見，但見：

花瘦草回，蛛多蝶少。寂寞蕉綠，並無鶴跡印蒼苔；零落梧黃，惟有□延盈粉壁。止餘松檜色蒼蔥，半窗掩映；不見芝蘭香馥鬱，三徑荒蕪。亭榭欹傾，塵滿曩時筆硯；樓堂冷落，香消昔日琴書。

太古見了這光景，心裡淒然，忽想起這明霞女兒不見在眼前，不覺紛紛淚出。思量她在范陽署中，搭家人下監時節說，安慶緒打入衙內，已見我女兒，我想那賊心懷不良，此女素知禮儀，必不肯從賊，一向杳無信息，不知生死如何，心裡想著，恰好走到明霞臥房門首，依稀還道是她坐在房中。推開門時，卻又不見，便坐在一把灰塵椅子上，放聲大哭。哭了一會，有家人進來報到：「太監李豬兒來拜。」

太古心緒不佳，欲待不見，又想他向在范陽，必知彼處事情，問問我女兒消息也好，遂起身出外，接著李豬兒施禮，分賓主坐下。豬兒道：「老先生為何面上有些淚痕？」太古道：「老夫有一小女，尚在范陽，不知她下落。今日回來，到她臥房中，見室邇人遐，因此傷感。」豬兒道：「老先生還不曉得麼！令媛已盡節而亡。」太古忙問道：「公公哪裡知道？」豬兒道：「安慶緒將明霞、妙香、碧秋、衛姬、李豬兒等，都殺了。」

了令媛，要搶入宮中，令媛守正不從，那廝將令媛交與咱家領回，教咱勸她順從。那晚適值咱家巡城出外去了，令媛就在咱衙內觸階而死，咱已將她盛殮，葬在城南空地了。」太古聽罷，哭倒在椅子上，死去活來。李豬兒勸慰了一番，作別而去。太古在家哭了一夜。

明日絕早，郭子儀請入宮中議事，子儀道：「迎接聖駕，最是要緊，此行非大臣不可。我今撥軍三百名，隨李太監到靈武，去迎聖上。再撥軍三百名，隨葛老先生往成都，迎上皇，即日起身，不可遲延。」就治酒與太古、豬兒餞行。又各送盤纏銀二百兩。太古、豬兒辭別了子儀，各去整頓行裝。領了軍士同出都門，李豬兒往靈武去了。

葛太古取路投西川行去，經過了些崎嶇棧道，平曠郊原，早到扶風都界上。遠遠望見旌旗干戈，一簇人馬前來。葛太古忙著人打聽，回報說是行宮統制鍾景期領三千鐵騎，替上皇打頭站的。太古忙叫軍士屯在路旁，差人去通報。

看官你道鍾景期如何這般顯耀，原來景期在石泉堡上做司戶，與雷天然住在衙門裡，甚是清閒。那雷天然雖是婦人，最喜歡談兵說劍，平日與景期談論韜略，十分相得。恰值安祿山之亂，上皇避難來蜀，車駕由石泉堡經過，景期出去迎駕。上皇見了景期，追悔當日不早信忠言，以致今日之禍。因此，特拔為翰林學士，彼時羽林軍怨望朝廷，多有不遵紀律的。景期上了政兵要略一疏，上皇大喜，就命兼領行營統制，護駕而行。

景期遂帶了雷天然，隨駕至成都。閒時會著高力士，說起當初劾奏權奸時節，都虧虢國夫人在內周旋，得以保全性命。如今不曾隨駕到來，不知安否如何？景期聽了，甚感激她的恩，又思她的情。又想起葛明霞一段姻緣，便長吁短歎，有時泣下。雷天然見了寬慰他不在話下。後來郭子儀收復兩京的捷音，飛報到成都，上皇聞知，就命駕回都，命景期為前部先行，景期備了一輛氈車，與雷天然乘坐，領著馮元、勇兒，領兵起身。一路裡想著明霞，見那些鳥啼花落，水綠山青，無非助他傷感。

是日，正行到扶風驛前，見路旁跪著軍士，高聲稟道：「御史大夫葛太古，特來迎接太上皇聖駕，有名帖拜上老爺。」馮元下馬接了帖兒，稟知鍾景期，景期大喜，暗道：「不期迎駕官是葛太古，今日在此相遇，不惟可知明霞的音耗，亦且婚姻之事可成矣。」便札住人馬，就進扶風驛裡暫住，教請葛太古相見。太古進驛來，與景期施禮坐下。景期道：「老先生山斗望隆，學生望風懷想久矣。今日得瞻雅範，足慰鄙衷。」太古道：「老夫德薄緣慳，流離瑣尾，上不能匡國，下不能保家，有何足齒。」景期聽了「下不能保家」這句話，心上疑惑，便道：「不敢動問，聞得老年生有一位令媛，不知向來無恙否？」

太古憐然道：「若提起小女，令人寸腸欲斷。」景期道：「卻是為何？」太古道：「老夫只生此女，最所愛惜。不期舊年物故。」景期驚道：「令愛得何病而亡？」太古哭道：「並非得病，乃是死於非命的。」景期忙問道：「為著何事？乞道其詳。」太古便就將自己罵賊被監的話兒說了，又將李豬兒傳言明霞撞死緣由，自始至終說了一遍。

景期聽了，一則是忍不住心酸，二則也忘懷了竟掉下淚來。太古道：「學士公素昧平生，為何墜淚？」景期道：「不瞞老先生說，學生未僥倖時，便作一癡想，要娶佳人為配，遍訪並無，向聞令愛小姐，才貌兩全，不覺私心竊慕，自愧鱗生寒陋，不敢仰攀。到後來，幸博一第，即欲遣媒來奉求，怨恨愁情，與日俱積，今獲聖駕回朝，便思前願可酬。適聞老先生到來，以為有緣，千里相逢，姻事一言可定，哪知令愛已香返雲歸，月埋烟冷，想我這等薄福，書生命中不該有佳人為偶。」

說完了這番心事，索性哭了一場。太古哭道：「學士公才情俊逸，若得坦腹東牀，老夫晚景甚娛，不想小女遭此不幸，不是你沒福娶我女兒，還是我沒福招你這樣快婿。」二人正說得苦楚，階下將士稟道：「上皇鑾駕已到百里外了。」太古忙起身別了景期，上前迎接去了。景期也出驛門，領兵前進，在馬上不勝悲傷。行了二十多日，早到西京，那靈武聖駕已先回朝了，景期入城尋個住所，將雷天然安頓停當。寓中自有馮元、勇兒伏侍。

次早，景期入朝，恭賀天子，一時文武有李泌、杜鴻漸、房、裴冕、李勉、郭子儀，僕固懷恩李豬兒等侍立丹墀，景期隨班行禮。朝罷出來，即去拜望李泌郭子儀等人，又差人尋訪虢國夫人下落，思量再圖一見。誰想各處訪問，並無蹤跡。景期惟有歛嗟歎息。

隔了幾日，上皇已到，天子率領文武臣僚，出廓迎接。彼時赴駕的是陳元禮、李白、杜甫、葛太古高力士等，隨著上皇入城。上皇吩咐車駕輦與在殿住下，天子隨率眾臣朝拜設宴在宮中慶賀。次日早朝，召群臣俱到殿前，降下聖旨，封李泌為鄴王，拜右丞相；郭子儀為汾陽王，拜左丞相。杜鴻漸為司徒，房為司空，裴冕為中書，令李白為翰林學士，鍾景期為兵部尚書，杜甫為工部侍郎，葛太古為御史中丞，李勉為監察御史，陳元禮為大將，僕固懷恩為驃騎大將軍，郭為羽林大將軍，郭媛為駙馬都尉，配昇平公主，李光弼加封護國大將軍，領山南東道節度使，俱各榮封三代，文官蔭一子為五經博士，武官蔭一子為金吾指揮。又授高力士為掌印司禮監，李豬兒為尚衣監，其餘文武各官各加一級，大赦天下。階下百官，齊聲呼萬歲，叩頭謝恩。

天子又降旨道：「李林甫欺君誤國，縱賊謀反，雖伏冥誅，未彰國法，著僕固懷恩前去掘起李林甫家墓，斬戮其屍，梟首示眾。」僕固懷恩領旨去了。班中閃出鍾景期，上殿奏道：「陛下英明神武，為天地祖宗之靈，得以掃蕩群賊，克復神器，彼權奸罪惡滔天，死後固當梟首，而目今靖難諸臣，亦當追贈諡號，以廣聖恩。」天子聞言道：「卿言甚合朕意，可將死難諸臣開列姓名陳奏，朕當酌議褒封。」景期謝恩領旨退班。

天子退朝，各官俱散，只有鍾景期與李泌、郭子儀、葛太古在議政堂，將前後死節忠臣，一一開明事實，以陳御覽。早見高力士捧出聖旨一道，追封張巡為東平王，許遠為淮南王，南霽雲為彰義侯，雷萬春為威烈侯。敕建張、許雙忠廟，春秋享祭，以南、雷二將配享。追贈張巡妾、吳氏為靖節夫人。許遠儀童為附騎都尉。又有原任常山太守顏杲卿，贈太子太保，原任梨園典樂郎雷海清贈大常卿，葛明霞封純靜夫人，各贈龍鳳官誥共賜御祭一壇，委郭子儀主祭。子儀奉旨，自去安排祭奠。

少頃，又有聖旨，命御史葛太古領東京安撫使，踏勘地方有被賊兵殘破去處，奏請蠲租。有失業流民，即招撫復業。即日，辭朝赴任。又命兵部尚書鍾景期，領河北經略使，統領大兵十萬，進征安慶緒。旨意下了，景期忙回寓所，向天然說道：「聖上命我討安慶緒，不日起行，不知二夫人意下，還是隨往軍中，還是待我平賊之後，前來迎接你？」雷天然道：「妾身父叔俱死賊手，恨不得手刃逆奴，以雪不共戴天之仇。奈女流弱質，不能如願。今幸相公上承天威，揮戈秉鉞，妾願隨侍，帷幄參贊軍機。」景期道：「如此甚妙。」

正說話間，馮元進來稟道：「御史葛老爺來辭行。」景期忙出接見。太古道：「老夫領奉聖旨，不敢延遲，即日就道，特來告辭。」景期道：「東京百姓，久罹水火，專望老先生急解倒懸，正宜速去。學生還要點軍馬，聚糧草。尚有數日耽擱，不能與老先生同行，殊為快快。」太古道：「足下旌旄北上，必過洛陽，願便道賜顧，少慰鄙懷。」景期道：「若到貴州，自然會謁。」景期道：「若到貴州，自然會謁。」景期道：「若到貴州，自然會謁。」

駕，待學生治酒奉餞。」太古道：「王事靡盬，盛情心醉矣。就此拜別，再圖後會。」二人拜別起身，景期也上馬來送，直到十里亭，揮淚分手，景期自回，太古向東京進發。

不知此去做什麼事來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錦香亭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